

## 【封神/群像】绝代佳人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881940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881940>.

Rating:	<a href="#">Teen And Up Audiences</a>
Archive Warning:	<a href="#">No Archive Warnings Apply</a>
Category:	<a href="#">M/M</a>
Fandom:	<a href="#">封神三部曲  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</a>
Relationship:	<a href="#">姬发/殷郊</a> , <a href="#">姜文焕/鄂顺</a> , <a href="#">伯邑考/崇应彪</a>
Character:	<a href="#">姬发</a> , <a href="#">殷郊</a> , <a href="#">姜文焕 - Character</a> , <a href="#">鄂顺</a> , <a href="#">伯邑考</a> , <a href="#">崇应彪</a>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eries:	Part 6 of <a href="#">【封神】香江故事</a>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9-05 Words: 4,159 Chapters: 1/1

## 【封神/群像】绝代佳人

by [IreneLiebe](#)

### Summary

那个晚上，月隐风尽，花夜温柔。

\*时间线在正文开始前八年。殷郊等人十七岁，伯邑考二十岁。  
群像，CP：郊发郊/顺焕顺/考彪。殷郊有穿礼服裙，抽签抽到他。

### Notes

See the end of the work for [notes](#)

“据说圣嘉乐女书院要办毕业舞会。”鄂顺说。

姬发问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鄂顺说：“我表姊在圣嘉乐读书，她最近正挑选舞伴。”他问姬发，“你有兴趣否？”

姬发说：“暂无。”

鄂顺可惜地一拍大腿：“可惜，据说舞会上请来著名歌星菲欧娜陈。”

姬发睁大眼：“圣嘉乐连她都能请动？”

鄂顺说：“当然，有学生家长是乐行董事，特出大手笔为女儿助阵。”他问姬发：“如何？”

姬发又拉来殷郊入伙，鄂顺自带姜文焕。放课后，四人磨蹭留在教室，秘密商讨。

姬发很快就为这个决定后悔。原因无他，四人小团体被同样磨蹭着不肯回家的崇应彪逮个正着。崇应彪一把抄起鄂顺桌上小传单，上下看了个遍。

他好似很嫌弃：“做得花花绿绿，还以为是小广告。”

鄂顺气得脸都红了。“崇应彪，你懂不懂艺术！”

崇应彪搬了把椅子，坐到他们旁边。“不懂。”他厚颜无耻道，“不然，你们请我一同欣赏。”

四人小团体遂增至五人。

姬发拿一支钢笔，在习题簿上列思维导图。

他讲解道：“请看。六月三十日正是周五，下课后，我们先去姜文焕家，换好西装礼服，然后打车沿维多利亚道，到圣嘉乐女书院。”

姜文焕问：“为何是我家？”

姬发说：“其一，我、殷郊、崇应彪家都在浅水湾，过去需要绕路；其二，你和鄂顺家都在薄扶林，近倒是近，但，有谁敢去鄂顺家，触到鄂顺爸爸霉头？”

其余几人都摇头。他们实在是怕了鄂崇禹那火爆脾气。

方案就此定下。原本，按照计划进行便可，但次日鄂顺急急忙忙说，计划有变。

鄂顺说：“不妙！我表姊说，圣嘉乐女书院实行邀请制，由女生邀请男伴。若无女生相伴，男生不得入内。”

姬发闻言，不由得“啊”地叹气。“可惜，现在圣嘉乐所有女学生都已找好舞伴。”

崇应彪却哼哼。他说：“这有何难？我们五人中挑一人扮成女生便可。”他献计，“然后，由此人将我们一一带入，他再换回男装。”崇应彪拍拍掌，“这就成了。”

姬发说：“好，那便请你扮女生。”

崇应彪向他冷笑。他从习题簿上撕下五条纸条，又去自己桌上拿了笔，在其中一条上画了标记。

他说：“我们抽签。抽中标记的做女生。”

姬发说：“殷郊不在，我们不如——”

崇应彪已经抓起一个纸团。他打开，是空白的。他将纸条展示给其余人看，洋洋得意。

在场四人都抓了纸团。无一例外，都是空白。

崇应彪吹个口哨：“殷郊做女生。”

姬发忽然伸手去抓最后那个纸团，崇应彪比他更快点，抓了就撕碎丢到垃圾桶。姬发怒目而视：“你作弊！”崇应彪反驳：“无凭无据。”

姬发只好坐回座位。他忿忿不平。

殷郊回来后，还是姬发把这不幸消息告诉他。

出乎意料，殷郊本人倒是对不幸的命运接受得非常坦然。

姬发问他：“你有穿女装经验吗？”姬发摸了摸脸，有点不好意思。

殷郊很坦荡地说：“有啊。”

姬发：“？”

殷郊说：“母亲给我穿过。她说，当年以为怀的是女儿，就准备了清一色女童衣服。”他皱眉思考一段，补充道，“也许是骗过老天爷，好养活。”

姬发艰涩开口：“殷郊，你接受得倒是很快。”

殷郊看了他一眼。他淡淡地笑起来：“姬发，你想去舞会吗？”姬发点点头，殷郊就说，“那么，我和你一同去。”

鄂顺偷来他表姊的学生证，去崇应彪推荐的做假证件店铺仿了一张。

他向殷郊要照片。殷郊给他一张寸头照片。

鄂顺无奈：“殷郊，纵然圣嘉乐对发型有要求，也不会让女学生剃寸头。”

一行人只得又去假发店，找一只波波头假发给殷郊戴上。姜文焕带单反给殷郊拍照，崇应彪倚着门框笑得直不起身。

姜文焕说：“殷郊，你笑笑。”

殷郊看了看单反镜头，又看了看姬发。他笑笑，姬发心脏停跳一秒钟。

假证件和假发都备上，还要借到舞会礼服。

男生的燕尾服倒是不缺。香江五大家族时常办联谊会，姬发他们每人都有裁剪合体的礼服。

不过，殷郊却是要穿礼服裙亮相的。

买完假发，顺路去看礼服裙。

姬发带他们去礼服店。他解释：“上次学校汇演，我当主持，曾陪女伴来借礼服。”

礼服店老板与他们打招呼。她的目光巡视过五个高中男生，迟疑道：“请问……是哪一位需要礼服裙？”

殷郊举手：“我——”

姬发迅速接话：“他的女朋友。”他“呵呵”干笑两声，补充道，“和他大概一般高，一般身材。阿姐，请你照着他的身材找合适裙装。”

殷郊足有六英尺高。

礼服店老板为他找礼服找得非常绝望，她喃喃：“香江竟有这么高女仔……”

殷郊原本不说话，此刻却开口：“我就喜欢高个子。”

他向姬发望一眼，姬发心脏似要跳出喉咙。

最后，好不容易找到一条长度合适的连衣裙。姬发拿裙子在殷郊身上比划。他问店主：“可否试穿？”

店主今日似已受到巨大冲击。她无力地点点头。

殷郊接过裙子，去试衣间换上。幸好，礼服裙背后都用绑带设计，不然他的腰身，估计真难套进。

帘子拉开，崇应彪先行一步，吹了声口哨。

殷郊穿白金色礼服裙，白色轻纱裹住他肩膀，金色丝缎从腰部垂下，柔顺地垂在地上。

鄂顺看呆了，他说：“哇哦……”连姜文焕都面露欣赏之色。

但殷郊只看向姬发。他问：“如何？”

姬发说不出话，他别过脸，点点头。

准备手续全做足，终于来到舞会当日。

周五放学后，姜文焕带他们到薄扶林道的姜家老宅。姜父不在，五个男生都暗自松了一口气。菲佣给他们端冰镇饮料，男孩子们却来不及喝，只顾着手忙脚乱换礼服。

男装礼服倒好换。殷郊的礼服裙实在是大问题，姬发帮着帮他把裙子往上提，崇应彪力气大，在殷郊背后系紧绑带。

崇应彪力气用得过大。殷郊闷哼一声：“彪子，你公报私仇。”

崇应彪“啧啧”两声。他很大度地摆手：“我不同美人一般计较。”

鄂顺原本带了他表姊的化妆盒。但他实在不懂怎么化妆，拿粉扑在殷郊脸上比划许久，还是没法下手。眼看时间不够用，姬发直接拿面纱往殷郊头上一扣。

黑色网纱挡住殷郊半张脸。殷郊闷闷说：“我快看不见路。”

姜文焕体贴地提醒他：“我们会挽住你的手，一个个将你带进礼堂。”

崇应彪发出爆笑。

最后，只来得及涂一点唇彩，就打的士去圣嘉乐女书院。

坐在出租车上，姬发的传呼机忽然收到讯息。他大呼：“不妙！”

崇应彪颇不耐烦：“怎么又不妙了？”

姬发抬起头，愁云惨淡，道：“我哥也去……他是菲欧娜陈的男伴。”

鄂顺说：“嚯，你哥好厉害。早知道这一层，就让你哥把菲欧娜陈请来，我们也不用这一趟功夫。”

姬发惨淡道：“可惜现在我们已驶上维多利亚道。万一被我哥发现……”

姜文焕说：“那么，我们会被悬挂在公学门口，鞭尸三个月。”

姬发颓然埋头。殷郊戳戳他胳膊：“姬发，没事，我陪着你。”

姬发深受感动。但若有可能，他还是不想同殷郊（女装版）在公学门口悬挂相片三个月。

他深深吸一口气。“崇应彪、鄂顺、姜文焕，你们先和殷郊进去。”姬发说，“我哥应该不认识你们三个。”

“进去后，彪子，你去找菲欧娜陈，把她引到圣嘉乐礼堂的偏厅。趁此机会，我和殷郊溜进去。”

崇应彪抗议：“喂喂！怎么让我去当斥候！”

那是因为，鄂顺和女生说话不到三句就要脸红，姜文焕根本不和女生说话。

但，姬发嘴上说：“你有勾引美少女经验。”他装作大度，拍拍崇应彪，以资鼓励，“我相信，区区一个菲欧娜陈，不在话下。”

崇应彪哼哼一声，颇为得色。他说：“那是，你若让我去勾引你哥，想必我也能得手。”

姬发用传呼机痛揍崇应彪的头。

的士在圣嘉乐女书院门口停下。

崇应彪抢先一步跳下车。他转身对推开车门的殷郊伸出手：“Please, my fair lady.”

殷郊看都没看他，自己下了车。

姬发等人直到他们走远才下车。他们藏在圣嘉乐后门巷子中，距离礼堂只有一墙之隔。

过了一会儿，殷郊出来了。他说：“一切顺利。他们查得不严。”

姬发松一口气。鄂顺跟着殷郊走了，走之前，鄂顺回头对他们眨眨眼，比了个“V”。

姬发感叹：“顺子真是开心。”

说完，他忽然反应过来。姬发对身边的姜文焕说：“焕子，你……本来是不是不想来的？”

姜文焕笑一笑。他说：“之前，我有接到圣嘉乐的邀请。”他原来早就被选作男伴，却还是要跟着鄂顺折腾一趟。

姬发说：“你对顺子真是包容无底线。”

姜文焕罕见地回怼：“比不上你对殷郊。”

他俩就都笑起来。

姜文焕也和殷郊入场。殷郊再出来时，后巷只剩下姬发。

殷郊穿着那袭长裙，向姬发走来。月色微亮，照在白金色的长裙上，却显出粼粼的波光。

当真是一位绝代佳人。

姬发觉得耳畔血流声轰轰，殷郊每向他走一步，他的心跳就更重一分。

殷郊走到他面前，对他笑笑。

红色唇彩敷在他唇上，艳丽无双。

姬发垂下眼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他头脑里乱得很，憋了半天，憋出一句：“也不知道彪子得手没有。”

殷郊说：“我离开前，看到彪子和菲欧娜陈一同离开礼堂。想必，不久后，你哥就会去偏厅找菲欧娜陈。”

姬发似松一口气。“那就好。”他说。

另一边，崇应彪的确已经挽住菲欧娜陈的手臂。

他觉得一切都顺利得不可思议。

这么巧，菲欧娜陈的男伴去洗手间，给他插空机会。

崇应彪去丽人身边打招呼。“嗨。”他向菲欧娜陈（自以为地）潇洒一笑。

菲欧娜陈也对他微笑：“嗨。”

崇应彪说：“Phebe，你真人比荧幕上还要靓数百倍。”他嘴甜，惹得菲欧娜陈娇笑连连。“可否同我玩呐？”

没想到，菲欧娜陈一口答应下来。“好啊，正好Yee还未归，我先同这位靓仔玩。”她款款伸出手，崇应彪挽住她的手，不着痕迹地把菲欧娜陈带到偏厅。

他同菲欧娜陈跳了一支舞。崇应彪的交际舞学得七七八八，毕竟，他十六岁才回到崇家，所有社交礼仪都是半路出家。

菲欧娜陈并不在意。她的手臂松松地挽住崇应彪，笑道：“Julien，你真好睇。”她似有些醉意，说，“上次浅水湾，崇家办舞会，你父亲叫你同我跳舞。那日，你跳得不如今日这般好。”

崇应彪在菲欧娜陈说出第一个字时就僵住。他的英文名是Justin，Julien是崇应鸾的名字。

原来，菲欧娜陈将他当作崇应鸾。

这也难怪。谁能想到，崇家还有个上不了台面的儿子，偏生和优秀的长子一张面孔。

崇应彪再难移动脚步。他松开菲欧娜陈的腰，向后退了一步，在对方疑惑的目光下，连道歉都忘记，转身跑了。

伯邑考在偏厅找到菲欧娜陈。

他端一杯鸡尾酒给女伴，问她：“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”

菲欧娜陈就靠在他身上，嗔怪道：“刚才，遇到一个男孩子，非把我带到这里。”她有些不满地说，“还没跳几支舞，他就跑了。”

伯邑考说：“或许是害羞了。”

菲欧娜陈伸手拧他一下。“Yee，你还帮他说话。”

伯邑考笑了笑，牵起她的手，和菲欧娜陈再跳一支舞。

崇应彪落荒而逃，路过正厅，被鄂顺姜文焕逮个正着。

鄂顺抬起手想打招呼，但崇应彪看都不看，低着头匆匆走开。

鄂顺奇怪道：“彪子这是怎么了，不像他惯常态度。”

姜文焕说：“可能计划失败了吧。”

鄂顺有点可惜地叹一口气。“那，姬发可倒霉了。”

姜文焕说：“不用管他们。”他拍拍鄂顺的肩膀。“我们就在这里坐着，等菲欧娜陈开唱。”

鄂顺“嗯”一声。慢慢地，他说：“焕哥，今日多谢你……愿意陪我来。”

姜文焕说：“怎么看都是殷郊牺牲最大。”

鄂顺说：“我知道，但……”他咬咬嘴唇，说，“焕哥，你能来，我真的好开心。”说完，他端起一杯无酒精饮料，掩饰地喝了一口。

姜文焕微笑。他没说什么，也端起了饮料，和鄂顺碰了碰杯。

鄂顺笑起来，眼睛亮晶晶。

姬发和殷郊正要进去，就差点和崇应彪撞了个满怀。

姬发说：“彪子——”

他一句“你去哪”还没问出口，崇应彪就没影了。殷郊说：“他失败了。”他说得很公允。

姬发就松开了他的手。殷郊回过头，有点疑惑地望向他。

姬发低着头，说：“殷郊，我就不进去了……免得撞上我哥，搞得大家都不方便……”他抬起头，对殷郊笑笑，说，“你去吧，你的燕尾服给姜文焕带进去了，找他换一下，就可以尽情玩了。”

殷郊没说话。姬发有点难过，尽管他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难过。

殷郊没动。他转过身，对姬发说：“姬发，我并不想去舞会玩。菲欧娜陈，我也不感兴趣。”

姬发说：“那你……”

殷郊说：“大家想去，我就帮忙带大家进去。”他顿一顿，说，“姬发，你不想去，我就不去，陪着你。”

姬发心口发热。他犹豫着走向殷郊，他们一起走向小巷。

虽说不进去了，但还得等里面的鄂顺和姜文焕出来。

后巷和礼堂只有一墙之隔，殷郊和姬发背靠着墙壁，听到背后传来的萨克斯风悠扬的乐声。

姬发心头一动。他望向殷郊，轻声说：“殷郊……”

殷郊握住他的手，慢慢地往后退，然后，他牵住他的手，跳起缓慢的舞步。

晚风好温柔，姬发将殷郊面前挡着的网纱掀起来，乐曲声转急，殷郊的舞步加快了一点，姬发发着愣踩空一拍，撞上殷郊的胸膛。

然后，他们交换了这辈子的第一个吻。

结束后，姬发舔了舔嘴唇。他说：“巧克力味的。”

殷郊向他投来无声的询问。姬发说：“……你的唇彩。”

他忽然慌了，姬发用食指擦着嘴唇，说：“天啊，这可不能让我哥看到……”

他一边擦一边慌，殷郊拉住他的手臂，低下头再次吻上他的嘴唇。

那个晚上，月隐风尽，花夜温柔。

那时，崇应彪还没有遇见伯邑考，鄂顺还没有和姜文焕一起去台北，而姬发和殷郊，正要谈一段校园恋爱。

那时，一切还没有发生，而香江的故事，才刚刚开始。

-全系列完结-

End Notes

2023.08.29 15:00

未曾想，原本只是开玩笑写的一个故事，打算写五千字就停笔，最后却写成一个系列。

香江的故事，从伯邑考和崇应彪这对恋人身上落墨，到最后，竟然写完五大家族的



悲欢离合。

这个故事，这张长长画卷，如香江水，婉转入海，一去不回。

我写小说容易动情，说直白点就是哭，但香江系列，我却一次也没有掉过眼泪

（注：第二天我写if线的时候大哭）。若说哪次最接近，是写《香江花月》，写到殷郊披着血色月光向姬发投去最后一眼。他对姬发说的最后三个字，永远无人猜得到。

极为惨烈，我几乎落泪。

写其它故事的时候，心里只有一把生锈的铁刀在划拉，痛苦但是不至于失声痛哭。

《芬梨道旁》是迷惘，我如姜文焕一般质问命运：为何，我做好事、当好人，却还是得到分离？《有女同车》是释然，姜姒在殷寿面前断发，一把剪刀跌到地上，她说：此生永不相见。

香江的故事，饮食男女，唔该借歪，多么轻快的底色；往前、往后推，四十余年，却为何都是不得圆满。

也难怪伯邑考对崇应彪说，不要对着月亮许愿。

香江月满，哪知圆月易缺、好梦易碎。伯邑考是难得清醒人，正是因为清醒，他才难得糊涂，看破不说破。也幸得崇应彪在情爱上神经大条，被伯邑考哄得心甘情愿。

清醒一世，越发知道糊涂的重要，阿应和哥哥，能在这世上作一对平凡情侣，已经很好。

最后的番外，是《绝代佳人》，它也是我最初构思的番外。年少伙伴，懵懂情侣，夏夜里跳一支华尔兹，多可爱。我写下这个故事，只是为了最后那一句，“而一切才刚刚开始”。

若得香江水倒流，从海底涌入陆地，时光是否也可倒回到最初那天？

“可命运不曾眷顾谁。”

歌单：

《衣冠禽兽》：

我本人-张敬轩：我本人，明白什么都总有限期。

春秋-张敬轩：我没有被你改写一生怎配有心事。

人非草木-吴雨霏：宁为他跌进红尘，做个有痛觉的人。

假如让我说下去-杨千嬅：离开，不应再打搅爱人，对不对。

夜空中最亮的星-逃跑计划：越过谎言去拥抱你。

If线《剖心睇不透你》：

了了-黄诗扶：恳请放过我已割破我那锋利，剖心睇不透你。

塘桥夜话-不才：九龙渡海小轮。

《有女同车》：

琉璃书-落樱风：执存一念，有女同车，恍惚是擦肩的片刻。

《芬梨道旁》：

芬梨道上-杨千嬅：这山顶何其矜贵，怎可给停留一世。

《香江花月》：

西江月·世事一场大梦-不才：世事一场大梦，人生几度秋凉。

《绝代佳人》：

晚风心里吹-李克勤：人间多少美景，都留来伴你，共舞于花海中远飞。

以及最后一首，地久-黄诗扶：从没想过要何结尾，生命太薄脆，还来不及掉眼泪。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